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第四十二回 索養贍師娘勒價 打茶圍幕友破財

話說琴言在怡園與子玉敘了幾日，頗覺□分暢滿。到長慶葬事過了，忙了兩三天，琴言辛苦了，身子有些不快起來，意欲安頓幾天，再進華府。一日早飯後，臥在房中，見他師娘進來，琴言連忙站起。師娘叫他坐了，說道：「從前你進華府，不知華公子怎樣對你師父講的，師父也沒有對我說過。他在時我諸事不管，如今是要我支持門戶了。我想我們一年總要三千吊錢才夠花消。你看那天福、天壽掙得出來嗎？你沒有進華府時，一月內極少也掙得二三百吊錢。如今你又不進班子，這錢自然要出在華府裡，想他們也不肯白使喚人。你與我講定了，一月給我多少錢，其餘你自己存下，將來可成家立業，過一輩子的日子。今雖少了你師父一個，其餘還是一樣，就算省儉些，大約二百吊錢一月總要的。你師父蘇州也沒有家，我又回不去，我不守住這個舊業做什麼呢？三□幾歲的人了，還有什麼路走？開門七件事，好不難。還有那些人情使費，是免不了的。我知道你是有良心的人，你替我想想，叫我怎樣，不靠你靠誰？」琴言聽了，呆了一會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倒是件難事。」

當初我也不知怎樣，也不曉師父得過多少錢。就聽得他們說，師父每月進府來領一次，也不知多少。如今師父死了，他們只怕未必照舊了。若除了華府，又問誰去要錢？難道還可以問度香商量麼？不比在外，常可見面。此刻師娘要我一月定給多少錢，這倒是件難事。況且公子近來待我又不如從前，這話怎好去問他？」想來想去，不得主意，答不出來。他師娘心上疑著華公子待琴言不知怎樣好，自然要一千就是一千，要二千就是二千。這幾天在琴言身上盤算，把個心想昏了。又恐琴言存著壞心，道是師父死了，便可撒開。所以長慶媳婦的心，想錢倒與長慶一樣，可稱良偶。便要緊擠住了琴言，做個靠山吃山、造水吃水的主意。見琴言不語，便生疑慮，又道：「你怎麼不說話？多少總要有個定數。」琴言道：「當日師父將我送進華府，原是避難，我實不知是怎樣講的。華府有錢給他，沒有錢給他，我也不知。且我進去之後，從沒有見著師父的面。」

只聽說師父每月到府一回，也只在門房裡，不知領多少錢。此時我又不出去應酬，一月給師娘多少錢，原是應該的，但我拿不定主意自己有錢無錢，我怎敢隨口答應？設或答應了又不見錢呢，怎麼對得住師娘？」他師娘口中哼了一聲道：「我不信，我也不知細底。你師父是不知自己要死，若知道自己要死，也早對我說了。我聽得去年你沒有進去時，華公子就打發人出來說要買你，他可是不肯花錢的主兒？一個人憑良心過日子，怎麼師父一死，你就變起心來？」琴言聽了這些話，已氣得要哭，只得忍住了，說道：「這話只好等我進去了再商量，我自己是沒有留一個錢。去年及新年得的賞賜，就是前天那一包銀子。」

師娘要三百吊錢一月，只怕不能有這許多，總要問明白公子才好定得。但是這句話，師娘代我想想，怎好自己去對公子講？」他師娘冷笑道：「人在他家半年多了，還不好講？交情越重，錢應該越多了。若是不給錢的交情，要他做什麼？你不要裝糊塗，他又沒花過三千五千兩替你出師。若出了師，我自然不能對你講這些話了。還有那一種有良心的，念著師父、師娘，就出了師還常常孝敬，也是有的。不然你就對他說，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出師，我可以置些產業，倒比零碎的好。這兩條路憑你走那一條。你總要講明了，才可以進城。不然進去了，我又不能進來找你，便費了許多周折。」說罷起身出去了。琴言受了這些話，又不能駁他，心中好不氣苦。以為師父死了，這個身子由得自己，那知師娘更加利害。

氣忿忿的重新躺下，跟前想後，毫無主意。傷心了一會，又想道：「我每逢想不透的，經香喉一說就明白了，此事非與他商量不可。」主意定了，帶了跟他的小孩子，隨身便服，走出門來。

到了素蘭寓處，卻值素蘭未回，意欲回家，又屬煩悶。想寶珠離此不遠，不如找他談談也好。才出得素蘭門口，見兩人站在街心。偶抬頭一看，一個是圓臉，生得混混沌沌，腳下倒是一雙皂靴。一個生得獐頭鼠目，便帽上拖著一綵長紅帽緯。

琴言低著頭，只顧走，覺那兩人就跟著他。聽得一人低低的說道：「好一朵鮮花。」又聽得一個說道：「咦，是那一家，我竟不認識。」

我們且睬睬他。」又聽那個說道：「這才算個好腦袋呢。」琴言聽了，好不有氣，然也無奈何，只好由他們講。只聽得背後□□促促，腳步接著腳步，衣裳碰著衣裳，順風吹來鼻中，覺有狐臊氣。急行幾步，到了寶珠門口。叫小孩子進去問時，也不在家。琴言見那兩人又在後頭站著，心中氣極，便急急的回去，那兩人也就急急的跟來。琴言到了自己門口，一直低了頭進去了。

此刻正是散戲的時候，這些相公如何在家？琴言白白走了一回，路上又遇著這兩個獸物，更加納悶。進了房，長歎了一聲，不覺淚下。

偏有那師娘的表弟伍麻子，不看風色，走進來坐在炕沿，捏著潮煙袋，找了個紙條子，抽了二三□□，紙煤煙吹得一地。

又盤三問四的尋這樣，看那樣。琴言好不砂煩，也不理他。伍麻子吃了一會潮煙，問琴言道：「我聽說華府裡那些大爺們是不用說了，各人家裡都是大屋子，有□個八個小老婆陪著睡覺。」

就是那些三爺、四爺、五爺，連那些趕車的、養馬的、鋤草的，新年上也穿著狐狸皮襖。」說到此，將手比著個樣子道：「這麼大的皮荷包，拴在腰裡，到賭場上解開來，盡是銀鏢子，抓一把就押個孤丁。還有去年來找你鬧的那個姓金的三小子金三，在酒館子裡喝酒，也叫個打□不開的陪陪。雖然是訛你爹的錢，然而也還有些出息，是真的嗎？怎麼這些人也這麼發財？」琴言心中只管納悶，更加煩惱，那裡有心聽他的話，只是不答應。

伍麻子又道：「我聽說這還不算什麼奇事。他家的銀子櫃子裡裝不下，就散堆在牆腳邊，到了兩三年不用他，受了潮氣要霉爛的，便發出曬涼。曬涼了一天，就有人將五兩的換他□兩的，將二兩的換他五兩的，他也不點數。偶然看出來，說：『我的銀子如何變小了？』那些人說：『曬了一天，曬乾了，自然收小了。』這句話我有些不信，難道這位公子，真當著銀子都曬得乾嗎？」琴言聽到此，不覺失笑道：「你這話是那裡聽來的。」伍麻子道：「我們有一班朋友，閒著沒有事，聚在一處就講這些話。城裡一個華公子，城外一個大園子裡的徐老爺，這兩家富貴，講一年也講不完。說那徐老爺的園子裡山子石底下，埋著□缸銀，□缸金。那看金子的財神爺是一頭黃毛，看銀子的財神爺是一頭的白毛。到半夜裡，他兩個便坐在圍牆上嚇人，還要拿金錠、銀錠子打人。」

有時連的被他打著了，就撿了金銀回去，回去就發財。沒有時運的，被他打著了，撿起來是塊黃土，回去還要生病。我看財神爺也勢利，只奉承有時運的人。」琴言聽了，倒也好笑。

伍麻子正說得高興，忽外面有人叫他，就出去了。原來有兩個客來打茶圍，伍麻子招呼到客廳坐下，打量這二人，見一個衣賞很舊，穿著舊皂靴，頭上的小帽子油晃晃的，沾了些灰土。心上想：「他不是個監生老爺，就是個沒選期的老爺。那一人衣裳略新些，帽上拖著一綵紅線緯，雖不像個有錢的，或者倒是個老白相。」問了他們的姓，讓他們坐了。你道這兩人是誰？一個是烏大傻，一個是姬亮軒，他二人新在戲園裡認識。這日都在街上閒走，適相遇了，跟了琴言到門口。亮軒恍惚記得這了門，想了一會想著了，就猜方才見的是琴言。後又想起奚□一的話，說前月在聘才處叫他陪過酒，無疑是他。便與大傻講了，大傻見亮軒高興，欲贊成他進去，好吃個鑲邊酒，便道：「管他是與不是，既是相公寓裡，總可以進得的，我們且進去坐坐，喝杯茶也好。」亮軒道：「你高興就進去，我是奉陪的。」商量一會，才同了進去。

這邊伍麻子正在張羅，卻好天福、天壽散戲回來。見亮軒像是見過的，又記不清，請了安。那個大傻子，他們卻見過他，在園子裡聽襯戲的，便也請了安。大傻子迷迷盹盹的說道：「今日蘭保的《盜令》、《殺舟》，桂保的《相約》、《相罵》，實是個名人家數，他人做不來的。」亮軒道：「你們還認得我麼？」天福道：「有些面善，想不起來，好像那裡見過的。」天壽眼瞪瞪的看了一會，問道：「你能是不是去年同一位吃煙的老爺來？那位吃煙的叫我師父打起來，還是你能拉開的。」

亮軒道：「你的記性好，天福就不記得了。」天福聽了也想起來，道：「哎喲！那一天好怕人。那位吃煙的好不利害，把桌子

都打翻了，還直打到裡頭去。幸虧我躲得快，不然給他一腳，也踢個半死。」亮軒道：「可不是，虧我救了你們，你們感激我不感激呢？」天壽道：「那一位如今那裡去了？」亮軒道：「現在病著。」天福道：「天報！天報！叫他多病幾天。」大傻子道：「方才見個相公進來，叫什麼名字？」天福道：「沒有阿，我們就是師兄弟兩個。」亮軒道：「有一個進來的，比你們高些，有□六七歲了。」天壽道：「沒有，沒有。我們只有一個琴師兄，從華公府回來，如今他也不算相公，不唱戲了。」

或者你們看見的就是他。」亮軒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，就是他。可以叫他出來見見麼？」天福搖頭道：「他不見人的，多少人知他回來了，要見他，他總不肯出來。就只到怡園徐老爺處，除了他家，是不到第二家的。」大傻子道：「他既不肯出來，你領我們到他屋裡坐坐是可以的。」天壽搖頭道：「他要罵我們。」伍麻子站在廊前道：「我們這個琴官，如今是華公府的二爺，不見人了。二位老爺如高興，叫天福、天壽伺候罷。」

大傻子望著亮軒道：「你們既然是舊交，自然也應敘敘，斷無空坐之理。」亮軒支吾道：「我還有點事。」天壽道：「你能沒有事，你能不肯賞臉。」亮軒道：「真有事。」伍麻子道：「坐坐罷，就有事也不必忙。如今他的師父不在了，他師娘就靠著這兩個孩子呢。」大傻子道：「你也難得出來，我也走乏了，略坐一坐罷。」又問天福道：「你師父幾時不在的？」天福道：「前月二□五。」大傻子道：「咳，我竟不曉得他死了。你們雖不認得我，你師父倒與我極相好的。」天壽道：「我也常見你在戲園裡，你怎麼坐不住，總走的時候多？」大傻子道：「我的朋友多，照應了一個，不照應那個，就招人怪了。」天福道：「我見你進來又出去，出去又進來，好像忙得很。」大傻子道：「既到這個園子裡照應了，自然也要到那個園子去照應，不然也要招怪的。」伍麻子已走開。

少頃，亮軒要走，天福拖住了他，大傻卻不動身。只見打雜的進來，在桌子上擺了幾個碟子，天福道：「姬老爺請坐罷。」亮軒著急，對著大傻擠眉弄眼，要叫他走的意思。大傻裝作不見，一手摸著那幾根既稀且短的鼠鬚，拈了幾拈。亮軒見他不動，只得獨自想跑，說道：「我要小便。」天壽指著院子裡道：「那東牆角就可以。」亮軒走出屋子，到院子中間，撒開腳步就走。

不料天壽在後，扯著他的髮辮一迸，將亮軒的帽子落了下來，髮根拉得很疼。

天壽嘻嘻的笑，亮軒急回轉頭來，漲紅了臉道：「這是什麼頑法？」天壽揀了帽子，拍淨了灰，與他戴上，拉了他進來。

亮軒道：「我真有事，何苦纏我。」大傻子見了酒，喉嚨已經發癢，勸亮軒道：「他們這般至誠留你，你就賞他們點臉罷。既擺了出來，不賞他們的臉，也叫他們下不去。」亮軒無法，又見大傻不肯走，反留住他，想是大傻要做這個東。如果大傻作東，也就放心了，只得勉強坐下。天福、天壽各斟了酒。亮軒飲了兩杯，見大傻子放心樂意的喝酒，手裡抓了一把杏仁，不住的往嘴裡去，又見他吃了三個山裡紅，一個柿餅。

亮軒心上又想去看看琴言，此時已經點了燈，便對天福道：

「你同我到你師兄屋子裡去坐坐罷。」天福道：「你定要見他，待我先去講一聲。」天福進去，見琴言在那裡看書，便說道：「外面有個姬老爺要見你，見不見呢？」琴言道：「我見他作什麼呢？你見我見過人嗎？」天福沒趣，將要出來，琴言想要關門，不料亮軒、大傻已走到房門口，就都匾著身子擠進來。

琴言滿臉怒容，未開言，大傻子深深一揖，亮軒也曲著腰作了半個揖，滿面堆下笑來。琴言倒也無法，只得還了一揖，不好就走。他們也不待招呼就坐了。

亮軒眯齊了鼠眼，掀唇露齒的要說話。大傻先說道：「怪道多天不見令師，原來歸天了，我竟全然不知。非但沒有具個薄分，連拜也沒有為拜一拜。多年相好，從前承他一番相待，倒也不是尋常的交情。」又搖著頭道：「荒唐，荒唐！不知那些聯幃的公分，有我的名字沒有？」亮軒笑容可掬的道：「我去年奉拜過的，偏值尊駕進了華府，以至朝思暮想，直到今日。」

前日又聽得尊駕與敝東同席，我就沒福奉陪。敝東是個直爽人，不會溫存體貼，一切尚祈包涵，不要見怪。」琴言見這二人就是路上跟著他走的，心中甚惱。及見他們恭恭敬敬的作揖，一個說與師父相好，一個說與他敝東同席，正猜不出這兩個是什麼東西，也不來細問，含糊的答應了一聲，叫小子給了兩鍾茶。

大傻一面吃茶，見掛著一副對子，念將出來，錯了兩字。大傻腹內既屬欠通，眼光又係近視，倒最喜念對子看畫，充那假斯文。琴言看了暗笑，略略看他們的相貌，已經生厭。又見亮軒嘻嘻嘴說道：「我那敝東，其實很好交的。你是不知道他的脾氣，若混熟了，只怕還離不開呢。」大傻道：「不見那春蘭麼？」亮軒道：「春蘭固然。本來錢也花多了，自應心悅誠服的了。我那英官呢，借去用兩天，就用到如今不肯送還。這個小東西也戀著他，將我往日多少恩情付之流水。這也不能怪他，從來說白鴿子望旺處飛，也是人之常情。況且我這敝東，在京裡也算個闊老門，就與那華公子、徐少爺也不相上下，而且他們都是世交。前日那位徐少爺來，適值敝東不在家，他就到我書房來坐了好半日。送他出去時，他再三的約我去逛園。」大傻道：「你去沒有呢？」亮軒道：「我始而倒打算去，況且他往來那一班公子名士，都也與我相好。後來我想他還沒有做過外任，未必知道我們這一席是極尊貴的。若論坐位，是到處第一，我恐他另有些尊長年誼，不肯僭我，我所以沒有去。」大傻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！我吃過他家酒席，只怕京裡要算第一家了。」琴言聽得坐不住，幸天福、天壽都在這裡，便對天福道：「你請二位到外面坐罷，我有事情。」便即走了出來。二人沒趣，只得同天福、天壽也出來了。

亮軒就想從此脫身，一徑的走，又被福、壽二人拉住。桌上又添了四小碟小菜、兩碗稀飯，亮軒心想道：「這是什麼吃局，一樣可吃的菜也沒有，難道八碟乾果、四碟小菜、兩碗白粥，就算請客不成？要不然，是傻子與他講明，是要省錢的緣故。這個東，大約是傻子作定了，索性吃他娘的。」亮軒也舉箸吃了一會。大傻子已喝了兩壺酒，將四碟小菜也吃乾淨了，喝了兩碗粥，抹一抹嘴。見亮軒不甚高興，便對天壽道：「姬老爺是要喝熱鬧酒的，你叫人去添些菜來，酒燙得熱熱兒的，與姬老爺豁幾拳。今日是我拉他來的，你們巴結得不好，以後他就不肯來了。」亮軒打量是請他，便放了心，忙說道：「怎麼是這樣的，也算不得吃飯。」天壽道：「這原算不得吃飯，我當你們吃過飯了，隨便吃鍾酒兒坐坐的。既然姬老爺還沒有用飯，另預備飯就是了。」大傻道：「是阿，我也沒有吃飯。姬老爺也吹兩口的，你何不請他去躺躺。」天福道：「那一天真也見你吃了兩口，不過吹不多。」亮軒見大傻這般張羅，像個做東的樣子，便有些喜歡。天福同他們到了裡面，一面吩咐廚房添菜備飯。亮軒原不會吹煙，不過借此消遣。天福、天壽倒有幾口煙癮，便你爭我奪的上煙。大傻乘他們不留心，即走了出來。他也飽了，便踢著破皂靴匆匆而去。

亮軒與福、壽二人說了一會話，問了些琴言光景。伍麻子來請吃飯，亮軒才找起大傻來，杳無影響，心中著忙，便變了神色，只管要找烏大傻。天壽說道：「他去了。這個人是坐不住的，我見他在戲園裡，一天總要走個□幾回，想必他就來的。」

我們先坐，不用等他了。」亮軒只得坐了。看菜是四碟兩碗，兩盤餚餚，就吃了些。終是無精打采，心上要想個脫身之計。

那伍麻子在旁，見大傻子先走了，看這位又是心神不定，像有心事，倒也猜不著他要跑。那長慶的媳婦，自從丈夫死後，家裡還是第一回開張留客，叫伍麻子好好照料，不要待慢了老門，故常在窗前站立。那兩個孩子本來不會說話，夾七夾八的。亮軒更坐不住，橫豎遲早皆走，吃完了，嗽了口，對天福道：「今日擾了你們，我只好明日補情的了，今日卻沒有帶錢。」天福聽了，呆了一呆，不敢答應。還是天壽略靈些，說道：「老爺既沒帶錢，府上在那裡住，叫人送老爺回府，就可以帶了來。」亮軒道：「這也不必，我明日送來罷。」伍麻子聽了，想道：「有些不妙，不料這兩位是這樣的。」便進來在窗戶邊站著，看看亮軒。亮軒想硬走出來，天壽拉住道：「不用忙，再坐坐。」亮軒不理，只要走，天福也來拉住。亮軒一想，不如拿出去年奚□一的手段來嚇嚇他，便喝道：「做什麼！那裡有天天帶著開發來的！我們叫相公，是積了幾回一總開發。你們這些不開眼的東西，還不放手，不要叫我生起氣來，也照去年的樣，給你們一頓打。」兩個孩子怕他，不敢說話。伍麻子是個不懂規矩的人，道是長慶死了，他表姊全要仰仗他。若頭一回買賣就是這樣，臉上覺得不好看，況且又是他幫著留的。聽了亮軒這些話，便動了氣，說道：「姬老爺，你這話講得不在理。你老爺又沒有來過兩回，伺候了半天，酒飯煙茶都是錢買來的，一個大錢不見面，倒要罵人不開眼。就說送你回府也沒

有說錯，難道你沒有個住處？就是住店也有個店，住廟也有個廟。身邊不帶著，自然就到府上去領，這句話就算得罪了人麼？

你既沒有帶錢，難道不准你走，留你的東西做抵押不成？自然跟你回去。知道了一個地方，就歇一天給我們，也使得。」亮軒無言可答，再想說兩句大話，又說不出來。那樣雞肋身材，木瓜腦袋，就裝些威風，也嚇不動人，只得說道：「我是省你們跟我走，你當是什麼？你既不嫌路遠，就跟我去領賞。」伍麻子想那些跟兔不中用，便自己提了燈籠照了。亮軒輕輕的腳步，左繞右繞，還想遁去。無奈伍麻子緊緊的照著，亮軒只得回寓，叫他在門口等了，好不懊悔，上了大傻的惡當，心裡罵幾聲，開了拜匣，檢出幾張錢票，看來看去，猶如割他的肉一般，忍著心疼，撿了一張兩串的，又於紙頁子內撿了一張一串的，要找人送出，跟他的人又不在家。只得拈了一個紙條子，蘸上油點子出來，交與伍麻子，轉身就走。

伍麻子雖不認的字，但長慶生前將票子叫他取錢，也不知取了若干。一字到□字這幾個，憑你怎樣字寫，他都認得。燈下一看見是兩串，便叫道：「姬老爺轉來！」亮軒欲待不理他，已跟進了門，只得應道：「還有什麼？」伍麻子道：「這兩吊錢怎樣，是賞我的麼？那相公開發，酒席錢呢？」亮軒道：「我不曉得，一總在內。」伍麻子道：「姬老爺不要頑笑，既然這麼說，請收了。」便將票子遞過來。亮軒無奈，只得又添上那一串，說道：「盡在乎此，你要不要也隨你罷。」伍麻子如何肯收，便發話道：「既然心疼著錢，也應打算打算，就不該進來。就是擺個酒，至少也得二□串，何況添菜、吃飯！三吊錢，我們賞廚房打雜的還不夠呢。」亮軒不理，一直進去了。

伍麻子欲要跟進來，門房裡有人聽見，出來問是什麼事情。

伍麻子將細底說了，那管門的笑道：「我們這師爺也太想便宜了，既要樂又捨不得錢。你也算了，折了這一回本錢罷，不要在此囉唆，適或教我們老爺聽見了，倒不好。」伍麻子見亮軒已進去了，又不好跟進去，再經那門公勸告他，知道是奚□一的寓處，恐怕鬧出事來，只好轉回，卻也講了好些淡話，匆匆回家交帳。

長慶媳婦一見只有三吊錢，便說道：「那裡有這樣開發？你也在這裡多年了，你見收過三吊錢麼？怎麼不摔還他，也臊臊他的臉！腥不腥，臭不臭，兩個相公留了兩個客，煙茶酒飯，鬧得烏煙瘴氣的，還替人做跟班，提了燈籠送回去，接了三吊錢就夾著屁股回來。一個漢子連個數目字都不認得，難道你錢票子見得少麼？」把個伍麻子罵得火星直冒，嚷道：「我豈不知道，我見千見萬，也沒見這兩個不要臉的，一個喝了兩碗粥先逃走了，這個也是時刻想跑，好容易逼住了他，送他回去。」

我想□串八串，最少不去了。誰料他先還只給兩吊錢，這一串還是後來加上的。那個忘八蛋肯接他的？他塞在你手裡，就跑進去了。我想跟他進去，有個管門的出來解勸，說是奚□一的寓處。那奚□一是好惹的？去年憑空的來找琴官，將姐夫一摔一個大筋斗，半天爬不起來，桌椅板凳打得粉碎。倘今日又遇見了他，可不要白挨一頓打，連這三吊錢也沒有，我所以只好接了回來。我豈不想他三□串麼？」長慶媳婦道：「都是你們這些瞎眼睛的，也不分個人鬼。分明來打茶圍的，苦苦拉住他，將個臭蟲當作洋蟲。以後如遇這等不要臉的下作東西進來，務必攆他出去。太太這裡不是捨粥廠，又不是我的兒子，吃了抹抹嘴就走。當家的死後，今日還是頭一回開市，就遇著兩個混賬東西，與前年那個開薑店姓楊的楊八一一樣，不是玉天仙還叫他姊夫呢。歸根兒是他媽的白吃白喝。這些個不要臉的狗雞巴□的，真他媽的可惡！」長慶媳婦叨叨了一回。到明日，伍麻子去照票子，誰知後來添的一串還是張假的。又到奚□一寓處來找亮軒，倒被奚□一的家人罵了一頓。伍麻子受屈而回，只得自己賠上一吊錢，交清了賬，唯有咒罵亮軒而已。

琴言今日找著了寶珠、素蘭、商量師師娘要錢之事。不知寶、素二人有何良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